





北史卷八十三

列傳第七十一

文苑

温子昇

荀濟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荀士遜

王褒

庾信

顏之推

弟之儀

劉氏

生

氏

虞世基

柳誓

許善心

李文博

明克讓

劉臻

諸葛頴

王貞

虞綽

文王胄

兄存

庾自直

潘徽

常德志 尹式 劉善經
孔德紹 祖君彥 劉斌

文苑序

論皆勸懲而此忽
得自運放筆三千
言取舊者甚少要之
按其實皆浮詞耳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文之爲用
其大矣哉述聽三古彌綸百代若乃墳素所紀靡得而云典謨已
降遺風可述至于制禮作樂騰實飛聲善乎言之不文行之豈能
遠也是以曲阜之多才多藝監二代以正其源闕里之性與天道
脩六經以維其末用能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
百代至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
中八儒三墨之異漆園黍谷名法兵農之別雖雅誥與義或未盡
善考其遺跡亦賢達之流乎其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
輒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
沈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者徃徃而有矣漢
自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爲之傑東

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傳張蔡爲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竝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竝奏易俗之用無爽九源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斯爲盛旣而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僞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若乃魯徵杜廣徐光尹弼之儔知名於二趙宋該封奕朱彤梁讜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陣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於朔方之地葭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捋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

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宏子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以頡頏漢徹跨躡曹丕氣運高遠豔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改辭罕泉源言多胸臆潤古彫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麗則之奇綺合綉聯之美眇歷歲年未聞獨得旣而陳郡袁翻河內常景晚拔疇類稍革其風及明皇御曆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也于時陳郡袁翻翻弟躍河東裴敬憲弟莊伯莊伯族弟伯茂范陽盧觀弟仲宣頓丘李諧勃海高肅河間邢臧趙國李憲彫琢瓊瑤刻削杞梓竝爲龍光俱稱鴻翼樂安孫彥舉濟陰溫子昇竝自孤寒鬱然特起咸能綜採繁縟興屬清華比於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元之潘張左東各一時也有齊自霸業云啟廣延髦俊開四門以賓之頓八

晉陵二字印齊蕭
放亦有蘭陵二字
北史補之此誤也

紘以掩之鄴都之下烟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
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孺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中山杜
輔玄北平陽子烈竝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及
天保中李愔陸卯崔瞻陸元規竝在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
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
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魏騫亦參詔敕自李愔已下在
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
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竝為中書侍郎典司綸綍後主雖溺
於羣小然頗好詠詩幼時嘗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初
因畫屏風敕通直郎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錄古賢烈士及近代輕
豔諸詩以克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愨趙州功
曹參軍顏之推同人撰錄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

齊無太傅行參軍
崔德

廣其事又因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鄧長顓漸說後主屬意斯
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招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
焉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
劼散騎常侍張彫中書監楊休之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
韋道遜陸又太子舍人王劭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
散大夫劉仲威表襲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陸道閑考功郎中
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閣祭酒
崔德立太傅行參軍崔德太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
侍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并敕放愨之推等同入撰例復命散
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
常侍楊訓前南兗州刺史羊肅通直散騎侍郎馬元鼎并省三公
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止溫君悠入館亦令撰書後復命特

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德林
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廣武
太守魏謩前西兗州司馬蕭滌前幽州長史陸仁惠鄭州司馬江
昨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通直郎封孝騫太尉掾張德
冲并省右戶郎元行恭司徒戶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
劉顛獲嘉令崔德儒給事中李元楷晉州中從事陽師孝太尉中
兵參軍劉儒行司空祭酒陽辟疆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空中
兵參軍周子深開府行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謩竝入館待詔
又敕僕射殷孝言亦入焉御覽成後所撰錄人亦有不得待詔付
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
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玉信都
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周氏創

司空中兵
字作徒

得作時

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
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之建言務存質朴
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
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徹梁荆之風扇於關右狂簡
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夫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
感六氣順四時之序蓋文之所起情發於中而自漢魏以來迄乎
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承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
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
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
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
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
美盡善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

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楊鏹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隋文初統萬機每念斲彫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暨乎卽位一變其體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竝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集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竝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水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者則齊人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陳人會稽虞世基河東柳詵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竝驅雲路矣魏書序袁躍裴敬憲盧觀封肅邢滅裴伯茂邢昕溫子昇爲文苑傳今唯取子昇其餘竝各附其家傳齊書叙祖鴻勳李廣樊遜劉逖荀士遜顏之推爲文苑傳今唯取祖李樊荀其餘亦各附其家傳周書不立此傳今取王褒庾信列於此篇顏之推竟從齊入周故列在王庾之下顏之儀旣之推之弟故列在之推之末隋書序劉臻崔儼王頰諸葛穎王貞孫萬壽虞綽王胄庾自直潘徽爲文學傳今檢崔儼王頰孫萬壽各從其家傳其餘編之此篇并取虞世基許善心柳詵明克讓冠之於此以備文苑傳云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宋彭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魏家於濟陰宛句因爲其郡縣人焉父暉兗州左將軍長史行濟陰郡事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

深魏作淵

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為廣陽王
 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
 詣深謝之景曰頃見温生深恠問之景曰温生是大才士深由是
 稍知之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
 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舉等二十四人為高第於是預選者
 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舉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
 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彈文皆委焉以憂去
 任服闋還為朝請後李神雋行荊州事引兼錄事參軍被徵赴省
 神雋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獎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
 朗所以發歎宜速遣赴無踵彥雲前失於是還員及廣陽王深以
 東北道行臺召為郎中黃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啟答之敏速於深
 獨沈思曰彼有温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寶盈滿子昇取絹

引决類

四十疋深軍敗子昇為葛榮所得榮下都督和洛與與子昇舊識
 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與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得免足
 使夷甫慙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厲精不已及孝莊即位以
 子昇為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
 書事時加捶撻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
 子不過數人豈容為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
 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
 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
 軍為行臺郎中天穆深知賞之元顥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即欲
 向京師為隨我北度對曰主上以武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
 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克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
 之舉也捨此北度竊為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遣子昇還

洛顯以為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為顯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為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計除正員郎仍舍人及帝殺尔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字子昇顏色不變曰敕榮不視之尔朱兆入洛子昇懼禍逃匿永熙中為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梁使張臯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轅謝舍任吐沈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昇彬彬有德素齊文襄引子昇為大將軍諮議子昇前為中書郎嘗詣梁客館受

標魏作標

史公紀魏收有庸者
文公以問蘇子容
容曰聞之宋元憲
事見本經蓋梁上
世取其有曲所
勢卑言人信理可
喜者曰庸也
此條不知何人之言似
強作解事者

國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通峭難為文襄館客元瑾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又忸怩乃推陸操焉及元瑾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神武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游道收葬之又為集其文筆為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豫其間所以終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弟子盛州主簿有文才年二十餘卒荀濟字子通其先潁川人世居江左濟初與梁武帝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楯上摩墨作檄文或稱其才於梁武梁武曰此人好亂者也濟又上書譏佛法言營費太甚梁武將誅之遂奔魏館于崔陵家及是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為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乃下辯曰自傷年幾摧頹恐功名不立舍兒

序中不及荀濟此因
子昇傳附當接子
昇傳不提和

館客下似

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挾天子誅權臣齊文襄惜其才將不殺親謂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諸將軍高澄何爲反於是燔殺之鄴下士大夫多傳濟音韻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父慎仕魏歷雁門咸陽二郡太守政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謚惠侯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竝爲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其文學除奉朝請人曰臨淮舉卿竟不相謝不非其宜鴻勳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識之彧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後咸陽王徽奏鴻勳爲司徒法曹參軍事及赴洛徽謂曰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爲謝恩轉廷尉正去官歸鄉里齊神武嘗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齊天保初卒官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羣書有才思少與趙郡李謩齊名爲邢魏之亞而訥於言敏於行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兼侍御史修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齊文宣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爲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嘗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忽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廣雅有鑒識度量必遠坦率無私爲士流所愛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嘗薦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七卷託魏收爲之序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倚氏人也祖琰父衡竝無官宦而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好學其仲兄以造羶爲業亦常優饒之遜自責曰爲人弟獨愛安逸可不愧於心乎

欲同勤事業母馮氏謂曰汝欲謹小行邪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
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勸遜貌醜陋有才氣屬本州淪陷
寓居鄴中爲臨漳小吏縣令裴鑿莅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遜上清
德頌十首鑿大加賞重擢爲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
李廣勃海封孝琰等爲暹賓客人有譏其靜默不能趣時者遊常
服東方朔之言陸沈世俗避世金馬遂借陸沈公子爲主人擬客
難制客誨以自廣後崔暹大會客大司馬襄城王旭時亦在坐欲
命府僚暹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之佳行可爲王參軍也旭目
之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餘第不敢當此武定七年齊文襄崩暹
爲文宣徙於邊賓客咸散遜遂徙居陳留梁州刺史劉殺鬼以遜
兼錄事參軍樊遜仍舉秀才尚書案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爲
三年巳貢開封人鄭祖獻計至此年未合兼別駕王聰抗辭爭議
右丞陽斐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待明年非遠
遜竟還本州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三年春會朝堂對策策
罷中書郎張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
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從罷詔不報梁州重舉遜爲秀才
五年正月制詔問焉尚書擢第以遜爲當時第一十二月清河王
岳爲大行臺率衆南討以遜從軍明年文宣納梁貞陽侯蕭明爲
梁王岳假遜大行臺郎中使于江南與蕭修侯瑱和解遜往還五
日得修等報書岳因與修盟于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都官尚書
崔昂舉薦詔付尚書考爲清平勤幹送吏部七年詔令校定羣書
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
寶洛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勅海
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

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刊定時祕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案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竝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祕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所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于時魏收作庫狄干碑序令孝謙爲之銘陸印不知以爲收合作也陸操伏渾卒楊愔使孝謙代已作書以告晉陽朝士令魏潤色之收不能改一字八年減東西二省官更定選員不過三百參者二三千人楊愔言於衆曰後生清俊莫過盧思道文章成就莫過樊孝謙凡案斷

割莫過崔成之遂以思道長兼員外郎三人竝員外將軍孝謙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清河初爲主書參典詔策天統元年加員外郎居七八日行遇轎車頓眉下淚指方相曰何日更相煩君一到數日而卒雇方相送葬仍前所逢者孝謙死後定州秀才荀士遜繼爲主書才名相亞茹瞻字孝博東安人南州舉秀才清朗剛直楊愔將軍之曰今日之選不可無茹生卒於侍御史

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思理爲文清典見賞知音武定未舉司州秀才迄齊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薦爲主書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重嘗有事須奏遇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通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歡笑累遷中書侍郎號爲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

並員外將軍齊書
卷之八十一
齊書

齊書
卷之八十一
齊書

加員外郎
散騎侍郎

將軍之族

於世齊亡年卒

王褒字子深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祖騫父規竝南史有傳褒識
量淹通志懷沈靜美威儀善談笑博覽史傳七歲能屬文外祖梁
司空表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祕書
郎太子舍人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
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而名亞子雲竝見重於時武帝嘉其才
藝遂以弟鄱陽王恢女妻之襲爵南昌縣侯歷位祕書丞宣城王
文學安成內史及侯景陷建鄴褒輯寧所部見稱於時轉南平內
史梁元帝嗣位褒有舊召拜吏部尚書右僕射仍遷左丞兼參掌
褒既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共推挹故位望隆重寵遇日甚而愈
自謙損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禽武陵王紀
後以建鄴彫殘時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政府臣僚百楚人也

安成內史周作郎守

周作左僕射無乃遷下七字參掌下似有脫

竝願卽都鄆郢嘗召羣臣議之鎮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慄
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毅等曰建鄴王氣已盡又荆南地又
有天子氣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為然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
敢公言其非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元帝意好荆楚已從僧祐
等策竟不用及魏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柵破從元
帝入金城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甚禮之褒
曾作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言元帝及諸文士竝和之而競為悽
切之辭至此方驗焉褒與王克劉毅宗慄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
長安周文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
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卽王氏甥也卿等竝吾之舅氏當
以親戚為情勿以去卿介意於是授褒及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褒等亦竝荷恩矜忘羈旅焉周

金周作子

孝閔帝踐阼封石泉縣子明帝卽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賦詩談論恒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武帝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政體既累世在江東爲宰輔帝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東宮旣建授太子少保遷少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常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讓兄弘正自陳來聘帝許臨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書焉尋出爲宜州刺史卒於位子彙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父肩吾竝南史有傳信幼而俊邁聰敏絕亾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右衛率摛子陵及信竝爲抄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

若下周書有起家
相東國常侍轉安
南府參軍北史缺

比隆旣文竝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傳誦累遷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還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卽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侍郎聘于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累遷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阼封臨清縣子除司水下大夫出爲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爲政簡靜吏人安之時陳氏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武帝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竝惜而不遣尋徵爲司宗中大夫明帝武帝竝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

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託焉唯王褒頗與信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大象初以疾去職隋開皇元年卒有文集二十卷文帝悼之贈本官加荆雍二州刺史子立嗣

顏之推字介珉琅琊臨沂人也祖見遠父協竝以義烈稱世善周官左氏學俱南史有傳之推年十二遇梁湘東王自講莊老之推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書史無不該洽辭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湘東王以爲其國右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湘東遣世子方諸鎮郢州以之推爲中撫軍府外兵參軍掌管記遇侯景陷郢州頗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免景平還江陵時湘東卽位以之推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爲周軍所破大將軍李穆重之送往弘農令掌

其兄陽平公遠書翰遇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奔齊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文宣見悅之卽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盼後從至天泉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文宣乃曰且停由是遂寢後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爲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恒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旨所進文書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帝甚加恩接爲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勘無名得免尋除黃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顓進

奔陳策仍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爲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納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雖不從之推策然猶以爲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象末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文學深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集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竝行於世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蓋不忘本也之推集思魯自爲序

弟之儀字升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爲詞賦嘗獻梁元帝荊州頌辭致雅贍帝手敕曰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竝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周明帝以爲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士武帝初建東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爲侍讀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竝以不能匡

弼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賞卽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宣帝卽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爲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及帝殺元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爲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幼沖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王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人望乃止出爲西疆郡守及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

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
遂優游不仕十年正月之儀例入朝文帝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
謂之曰見危受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
十萬米一百石十一年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虞世基字懋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南史有傳世基幼恬靜喜愠
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
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
見而奇之顧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累遷尚書
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爲講武賦於坐奏之陳主嘉
之賜馬一匹及陳滅入隋爲通直郎直內史省貧無產業每傭書
養親怏怏不平嘗爲五言詩以見情文理悽切世以爲工作者無
不吟詠未幾拜內史舍人煬帝卽位顧遇彌隆祕書監河東柳顧

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
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起
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
基食輒悲哽不能下筮帝使謂曰方相委任宜爲國惜身前後敦
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
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時天下
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廷決入閣之後始召世
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爲敕書日且百紙無所遺繆遼東之役
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雁門爲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
帝爲賞格親自撫循乃下詔停遼東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
勲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
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

云卿是書生定猶懼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又以高頴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諂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卿楊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列降賊何多也世基曰鼠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尅之擁兵不少久在闔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數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嗚咽帝爲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得至帝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羣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世基氣貌沈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爲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意奢靡彫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爲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瞻由是爲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之弑逆也世基乃見害長子肅好學才藝時人稱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爲符璽郎次子柔晦竝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先世基殺之

柳誓字顧言河東人也世仕江南居襄陽祖煥南史有傳誓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爲著作佐郎後蕭察據荊州

以爲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慶拜開府爲內史侍郎
以無吏幹轉晉王諮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
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克學士而誓爲之寇王以師友處之
每有文什必令之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還作歸藩賦命誓爲序
詞甚典麗初王屬文敦庾信體及見誓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爲
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重每召入臥內與
之宴謔誓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嗜酒言雜誹
諧由是彌爲太子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爲二十卷
上之太子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比煬帝嗣位拜祕書監封漢南
縣公帝退朝後便命入問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
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比友朋常猶恨不能夜召
乃命匠刻木爲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誓帝每月下對飲

煬帝
字衍

酒輒令宮人置於座與相酬酢而爲歡笑從幸楊州卒帝傷惜者
久之贈大將軍謚曰康誓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
世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父亨竝南史有傳善心九
歲而孤爲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記多聞默識
爲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爲牋上父
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此神童也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
高第授度支郎中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隋
遇文帝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繫賓館及陳
亡上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下藉草東向經三日敕書
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
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服泣於殿下悲不

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卽我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華馬二十匹後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闕上召百官賜宴告以此瑞善心於坐請紙筆製神雀頌奏之上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且召公等人適述此事善心於坐始知卽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祕書丞時祕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效阮孝緒七錄更制七林各總叙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黃門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祕書丞黃門竝如故四年留守京師帝崩於仁壽宮煬帝祕不發喪先易留宮人出除巖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任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爲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竝加品秩授爲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爲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日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官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旨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爲虛善心以爲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關於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者之奏後數月述譖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共周羅暉虞世基表克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爲祭文謂爲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

援古例事得釋而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卽位年與堯時符合善心
議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三等
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
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守給事郎帝嘗言及文帝受命之符因
問鬼神之事敕善心與崔祖濟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撰著梁
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末述制作之意曰
謹案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以王時坤載厚生品
物於焉播氣參三才而育德肖二統而降靈有黎人焉爲之君長
有貴賤矣爲其宗極保上天之睠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大方
振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
之也一致革命捫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
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質登丘納麓
具訓誥及典謨貫昂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洎辯方正位論時計功
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禱机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
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襲五勝
相泐俱稱百谷之玉竝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逮有梁
之興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爲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
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歷拯
百王之弊救萬姓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君子
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蕩
蕩巍巍可爲稱首屬陰戎入楨羯胡侵洛沸騰塹隳三季之所未
聞掃地滔天一元之所巨厄廊廟有序剪成狐兔之塲珪帛有儀
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存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
歟嘗別論之在於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

爲五十卷梁書記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百八
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冢壁皆殘不準無所盜惟囊同毀陳農何
以求秦儒旣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
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爲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
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早嬰荼
蓼弗克荷薪太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細素
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顏
退屏無所交游栖遲不求進蓋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
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瑣涼能孤陋末學參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
書延時未卽成續禎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屬本邑淪覆他鄉播遷
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
後蕩盡今止有六卷獲存又竝缺落失次自入京邑以求隨見補

非卷隋作六卷似

七十卷以下致之當作

葺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爲一帙十
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
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人傳一卷
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列女傳一卷
權宰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
卷合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皆善心補
闕別爲叙論一篇託於叙傳之末十年又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
大夫突厥圍雁門攝左親侍武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
江南追叙前勳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弑
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曰天子已
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
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返走上馬泣而言曰將

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議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大負氣命捉來罵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遂害之及越王稱制贈左光祿大夫封高陽縣公謚曰文節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也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隋文帝知之敕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氏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臥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李文博博陵人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開皇中爲羽騎尉特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政教善事卽抄撰記錄如選用疎謬卽委之臧不道衡每得其語莫不忻然從之後直祕書內省典校羣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之絕而清操愈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文博商略古今政教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出爲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爲司隸大夫遇之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奏爲從事因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爲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出衢路玄齡謂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旣得爲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爲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政源混黷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率直疾惡不知忌諱皆如此類時朝政浸壞人多贓賄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內省校書虞世基子亦

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知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答云十八
文博乃謂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欲何爲
者又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嘉頒賜羣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
人謂其悅賞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
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錄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皆
爾文博本爲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
善屬文著政道集十卷大行於世開皇中又有魏郡侯白字君素
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辨俊舉秀才爲儒林郎通悅不持威儀好
爲俳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
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我以為牛羊下來邪文
帝聞其名召與語悅之令與祕書修國史每將擢用輒曰白不勝
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卒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
行於世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世仕江左祖僧紹父山賓竝南史有
傳克讓少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論語尤所研
精龜策曆象咸得其要年十四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
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修竹异令克讓詠之克讓
覽筆輒成卒章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异甚奇之仕梁位中
書侍郎梁滅歸長安引爲麟趾殿學士周武帝卽位爲露門學士
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曆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隋文帝
受禪位率更令進爵爲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
珍味輒以賜之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
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以疾去官加
通直散騎常侍卒上甚惜之二宮贈賻甚厚所著孝經義疏一部

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子餘慶位
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爲國子祭酒克讓叔少遐博涉羣書有詞藻
仕梁位都官尚書入齊甚爲名流王元景陽休之等所禮皇建中
拜中庶子卒贈中書令楊州司馬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南史有傳臻年十八舉秀才爲邵
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平歸魏爲中書侍郎周
冢宰宇文護辟爲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爲露門學
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令畿伯下大夫隋文帝受禪進
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頴之伐陳也以臻隨軍主文翰進爵爲伯
皇太子勇引爲學士甚親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惚恍耽經覃思至
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
臻任城南訥任城東臻常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

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因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旣扣門臻尚未
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
亦來邪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汝大
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啗蜺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其疎放多
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開皇十八年卒有集十卷行
於世

諸葛穎字漢丹楊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陽太守穎
年十八能屬文起家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歷學
士太子舍人周氏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易圖緯蒼
雅莊老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爲參軍事轉
記室及王爲太子除藥藏郎煬帝卽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
臥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穎因間隙多所譖

毀是以時人謂之冶葛後錄恩舊授朝散大夫帝嘗賜頴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從駕北巡卒於道頴性褊急與柳詵每相忿鬪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鸞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竝行於世有子嘉會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史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不事產業每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於家煬帝卽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及至以客禮待之索其文集貞上三十三卷爲啟陳謝齊王覽集甚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良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終於家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傳綽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美之仕陳爲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爲學士大業初轉爲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爲校書郎以藩邸左右授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直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眎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類見大鳥異之詔綽爲銘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遼功授建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頴以學業倖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頴頴曰虞綽麤疎人也帝領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其貴踞虛已

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誠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其妓妾竝入宮帝因問之曰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理其事綽曰羈旅薄游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於邊綽至長安而去吏逮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名自稱吳卓游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舍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因有識綽者而告之竟爲吏所執坐斬江都所有詞賦竝行於世大德爲令誅翦羣盜甚得人和與綽俱爲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者乃爲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效信安吏人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不然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父祥竝南史有傳胄少有逸才仕陳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爲博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爲著作佐郎以文詞爲煬帝所重帝嘗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四日爲五言詩詔羣官詩成者奏之帝覽胄詩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惟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爲準的徙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疎率不倫自恃才伐鬱鬱於官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爲諸葛穎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游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爲吏所捕坐誅所著詞賦多

行於世

兄脊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為學士煬帝即位授秘書郎卒於官

庾自直潁川人父持南史有傳少好學沈靜寡欲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聞之引為學士大業

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為帝所愛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

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與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

卷行於世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譏竝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中

書令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

選為客館令隋遣魏澹聘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為啟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徽以餞送為重敬奉為輕却其啟

而不奏澹曰曲禮云主敬客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

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為輕竟何所據徽難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為輕

但施用處如意成通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與缺夫妻亦云相敬於子則有敬名

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謂謂極高極尊乎至若敬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

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為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

曲禮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

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爲深據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及陳滅爲州博士秦王俊聞其名召爲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爲賦一行賦成其名曰述恩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爲萬字文又遣撰集字書爲韻纂徽爲之序俊薨晉王廣復引爲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令徽爲序煬帝嗣位徽與著作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楊玄感兄弟重之數相往來及玄感敗凡所交關多罹其患徽以玄感故人爲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徽爲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頭發病而卒隋時有常得志尹式劉善經祖君彥孔德紹劉斌竝有才名事多遺逸常得志京兆人隋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第爲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爲時人所重復爲兄弟論義理可稱

尹式河間人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漢王阻兵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亦俱有雋才名顯於世

劉善經河間人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祖君彥見其父珽傳

孔德紹會稽人有清才官至京城縣丞竇建德署爲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劉斌南陽人祖之遜南史有傳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司功書佐竇建德署爲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爲劉黑闥中書侍郎與黑闥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論曰古人之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王褒庾信顏之推虞世基柳誓許善心明克讓劉臻王貞虞綽王胄等竝極南土譽望

又加之以才各其為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蛇可握天網俱蟬竝編緗素咸貫辭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綬千載之外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北史卷八十三

北史卷八十四

列傳第七十二

孝行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

馬川中鳳園
氏蘭西中

文亭

倉跋

張昇

王崇

郭文恭

荆可

秦族

皇甫遐

張元

王頌

弟類

楊慶

田翼

紐因

劉仕儁

翟普林

華秋

徐孝肅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呂覽曰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玉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疋夫疋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

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孝文帝詔特恕其
父死罪以從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獻文時爲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賜爵
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內詔命賜官人河南宗氏亡後
賜以宮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
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爲
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文所用無不白知出爲
無善鎮將申年踰八十伏保手製馬輿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申
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爲長兼南中郎將卒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於
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祕書中散溫紹伯奉璽書慰之
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獎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引鄉郡襄人也三歲喪父爲叔所養母年九十二終引年七十
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麤服誓終身命
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爲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
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敕集書標揚引至行又可假以散
員之名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
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悲號上訴
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
表爲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
悲慟傍隣昆弟雍和尊卑諧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又猗氏縣人
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

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戶皇甫
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又東
郡小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明初
歲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養親作弟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兄弟三人年竝幼小父母爲人所殺四時
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
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餽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宰殯
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
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
悉達父勃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
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
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
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
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魏遂爲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
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
於是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鬢髮
盡落有司奏聞宣武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鬢髮墮落形體枯
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絕聲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
太后詔表其門閭

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
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孝武帝詔標門閭

張昇滎陽京縣人也喪父飲水絕鹽哀毀過度形骸枯悴骨立而

已髮落殆盡聲聞鄉里盜賊不侵其閭州表以聞標其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竝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未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鵲羣至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也仕爲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荆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樸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絕而後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廬於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櫛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墓塋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以可孝行足以勸勵風俗乃上言焉周文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冢宰晉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焉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意而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以乖膝下而重可至性可卒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城恒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萑竝有至性聞於閭里魏太和中板

白頰川刺史大統中板蕯鄜城郡守族性至孝事親竭力及父喪
哀毀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旣以母在恒抑割哀情以慰其母
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復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
尋而其母又沒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
入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歎異之其邑人王元達等七十餘人上
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遭父喪哀慕不已遂以毀卒邑
里化其孝行周文嘉之乃下詔褒美其行贈滄州刺史以旌厥異
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也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和睦遐性
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遭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爲墳復於
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
以歲年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市總成十有二室
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_石櫛_木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識
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鴟鳥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
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
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延儁仕州郡累
爲功曹主簿竝以純至爲鄉里所推元性謙謹有孝行徵涉經史
然精釋典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
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爲不肯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爲
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隣有二杏
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
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卽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
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
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

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至元前而去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闔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鏡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卽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其後祖臥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侍及祖沒號躍絕而後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王頌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父僧辯南史有傳頌少倣儻有文武幹局僧辯平侯景留頌荊州遇梁元帝爲周師所陷頌因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臥周明帝嘉之召授右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地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見言畢獻欵上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兵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鬪悲感嗚咽夜中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頌密召父在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曰郎君讎恥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不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隴斲觀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頌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曰其爲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諸人請具鍬鍤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旣而自縛歸罪晉王表其狀文帝曰朕以義平陳王頌所爲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問

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
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帝從之拜代州
刺史甚有惠政卒於齊州刺史

弟頴字景文年數歲而江陵亡同諸兄入關少好游俠年二十尚
不知書爲其兄顓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
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徧通五經
究其旨趣大爲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三十周武帝引爲露
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頴所爲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徧記
異書以博物稱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
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帝親臨釋奠國
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頴與相論難詞義峰起善往往見屈帝大奇
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
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頴
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崩諒遂舉兵反多頴之計也頴後數進奇
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頴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
汝可隨從我旣而兵敗頴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
謂其子曰吾之計謀不減楊素但爲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
受禽執以成豎子之名也吾死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
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禽楊素求頴屍得
之斬首梟於太原所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二十卷竝因兵亂
無復存焉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玄父剛竝以至孝知名慶美容止性辯
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頴涉書記年二十
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赴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

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閭賜帛及綿粟各有差隋文帝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板平陽太守卒於家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養母以孝聞其後母臥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隋開皇中母患暴痢翼謂中毒藥遂親嘗穢惡母終翼一慟而絕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厚共葬之

紐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鳥棲上因舉聲哭鳥卽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隋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隋文帝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里爲累德里

劉仕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馴擾爲之取食隋文帝受禪表其門閭

翟普林楚丘人也事親以孝聞州郡辟皆不就躬耕色養鄉里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鵲巢其廬前栢樹入廬馴狎無所驚懼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

孝陽令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其母患疾秋容貌毀悴鬢鬚盡改母終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

獵有一兔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而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十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小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畫工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忿恚色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莫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縗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終身其弟德備終子處默又廬於墓側奕世稱孝焉

論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孝始愛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若上智稟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長孫慮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之資或出茆簷之下非獎勸所得竝因心乘理不踰禮教感通所致貫之神明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北史卷八十五

列傳第七十三

節義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沒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馬八龍

北史卷八十五

文門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彪

孫道登

李几

張安祖

王閻

郭琰

杳龍超

乙速孤佛保

李崇

杜叔毗

劉弘

游元

張須施

楊善會

盧楚

劉子翊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杜松贊

郭世儁

郎方貴

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士之成名在斯二者故古人以天下
爲大方身則輕生爲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太山貴其理
全也生有輕於鴻毛重其義全也故生無再得死不可追而仁道
不遠則殺身以徇義重於生則捐軀而踐龍逢殞命於夏癸比干
竭節於商辛申翦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漢之紀信樂布
晉之向雄嵇紹竝不憚於危亡以蹈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
力無救於顛墜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凡在立名
之士莫不庶幾焉然至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
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陵霜之
節孰能行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乎自魏訖隋年餘二百若乃歲寒
見松柏疾風知勁草千載之後愾愾猶生豈獨聞彼伯夷懦夫立
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魏書序于什門段進石文德汲固王
玄威婁提劉渴侯朱長生馬八龍文門愛晁清劉侯仁石祖興邵
洪哲王榮世胡小彪孫道登李几張安祖王閻以爲節義傳今又
檢得郭琰沓龍超乙速孤佛保及周書孝節傳李棠杜叔毗附之
又案齊書不立此篇而隋書序劉弘皇誕游元馮慈明張須陁楊
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堯君素爲誠節傳今馮慈明獨
孤盛元文都各附其家傳其餘竝附此篇又檢取隋書孝義傳郎
方貴郭世儁亦附之以備節義傳云

于什門代人也魏明元時爲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在外不人

于什門使馮跋歷二
十四年乃歸以魏書及
于什門之傳在明元神

魏元年而為弘上表稱
臣在太武延和三年計
之當為二十五年若
年則馮弘已奔高麗
為所殺矣什門不得
于是乃歸也四字當
為衍也什門之節過
于嚴而魏書本紀
不載其歸也則并
其出使前也

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
入見不拜跋令人案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王致敬
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
門於羣衆中回身背跋披襤後襜以辱之既而拘留隨身衣裳敗
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遺其衣服拒而不受歷二十四年後馮弘上
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書侍御史太武下詔褒美比之蘇武賜羊
千口帛千匹進為上大夫策告宗廟班示天下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太武初為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圍之力
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為賊殺帝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
侯謚曰莊

石文德中山蒲陰人也有行義真君初縣令黃宣在任喪亡宣單
貧無基親文德祖父苒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三十餘

魏作河
蒲坂人

載及亡又衰經斂附率禮無關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
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
孟蘭強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詔竝標榜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為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送
至河上時式子感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鼻何如人也
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及
捕者收憲為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
遇赦始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後高祐
為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主簿

母字疑

王玄威恒農北陝人也獻文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
粥哭踊無時刺史苟頹以事表聞詔令問狀云先帝澤被蒼生玄
威不勝悲慕戀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為表列

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獻文時爲內三郎獻文暴崩提謂人曰聖主昇遐安用活爲遂引佩刀自刺幾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時有救勒部人蛭拔寅兄地于坐盜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已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孝文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太和中爲徐州後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禽曠目大罵終不降屈爲賊所殺孝文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季者亦爲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于提者並代人北齊書孝文時長生爲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

使高車旣至高車王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旣受獻長生日爲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令衆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內之叢石兵脇之曰爲我臣則活不降則殺汝長生與于提曠目厲聲責之曰我爲鬼不爲汝臣阿伏至羅大怒絕其飲食從者三十人皆求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長生與提又不從乃各分徙之三歲乃放還孝文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拜長生河內太守提隴西太守竝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爲令長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卽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爲制總麻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文門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爲伯爲梁城戍將梁師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爲賊所殺宣武褒美贈樂陵太守謚曰忠子榮賓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胙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胙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叙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孝文嘉之賜爵二級爲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獎來者靈

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謚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朐城歸款以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勲道榮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爲三城戍主方城縣子梁師攻圍方寤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明帝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爲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彪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爲統軍於晉壽孝昌中

傳當作傳時傳
堅服為梁州刺史
魏行臺即魏子
庭也

梁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郗蚪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劔文熾圍之蚪命小彪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彪珍寶竝禽之文熾攻小劔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強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款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彪與和安交言小彪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為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傳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槩啟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之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為梁將韋休等所虜面縛臨刃巡遠村場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喻為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剗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竝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凡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集鄉里嗟美標其門閭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為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棺殮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為棺手自營作殮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與四世同居魯郡蓋儁六世同居竝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皆標門閭

郭琰字神寶京繁人也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孝武帝之居藩邸琰以通俠被知及卽位封新豐縣公除洛州刺史孝武西入改封馮翊郡公授行臺尚書潼關大都督大統中齊神武遣大都督竇泰襲恒農時琰爲行臺衆少戰敗乃奔洛州至刺史泉企城守力窮城將陷乃仰天哭曰天乎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言發涕流不能自止兵士見之咸自厲憤竟爲東魏將高敖曹所禽復謂敖曹曰天子之臣乃爲賊所執敖曹素聞其名義不殺之送於并州見齊神武言色不屈見害

脊龍超晉壽人也性尚義俠少爲鄉里所重永熙中梁將樊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輒破之時攻圍旣久糧矢方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請援於漢中遂爲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乃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

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寒文熾大怒火炙殺之至死辭氣不撓大統二年詔贈龍驤將軍巴州刺史

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少驍武善射孝武帝時爲直閣將軍從入關封蒲子縣公并賜弓矢大統初梁將蘭欽來寇遂陷漢中佛保時爲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乃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我豈可令賊得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而死三軍莫不壯之黃門郎趙僧慶時使漢中聞乃收運其屍致長安天子歎感詔著作錄之

李崇字長卿勃海蓆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戚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海相父元胄員外散騎侍郎崇幼孤好學有志操高仲密爲北豫州刺史請崇爲掾仲密將圖西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遂與崇謀殺

壽興率其衆據城遣使詣關中歸款周文嘉之封廣宗縣公位給
事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從魏安公尉遲
迥伐蜀崇乃應募喻之既入成都蕭撝問迥軍中委曲崇不對撝
乃苦辱之崇曰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爲爾移志也遂害之

子敞嗣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父漸梁邊城太守
叔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仕梁爲宜豐侯蕭修府中直兵參軍
周文令大將軍達奚武圍修於南鄭修令叔毗詣關請和周文見
而禮之使未及還而修中直兵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
毗兄君錫爲修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
軍各領部曲策等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尋討策
等禽之城降策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寃狀朝議以事在歸

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復讎然恐坐及其母母曰汝兄橫罹

及循降當從之

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殛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
拜受母言後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剝腹解其支體然後面
縛請就戮焉周文嘉其志氣特命舍之遭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
喪服闋晉公護辟爲中外府樂曹參軍累遷陝州刺史後從衛國
公直南討軍敗爲陳人所禽陳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

子康卿

劉劭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也少好學有羈檢重節槩仕齊位西
楚州刺史齊亡周武帝以爲本郡太守及隋文帝平陳以行軍長
史從總管吐萬緒度江加上儀同封襲薛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
智慧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糧盡責犀甲屨帶及剝樹皮食之一無
離叛賊欲降之弘抗節彌厲城陷爲賊所害文帝聞而嘉歎者久

修周作補

尋上書有
修字固書
云斬曉而
免策當補
入城降周作

周作應嘉
先使喻之

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也父寶藏位至郡守元少聰敏仕周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爲殿內侍御史煬帝嗣位遷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爲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主其獄述時貴倖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見之他日察述逾急仍以屬請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後奉使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告以情元引正義責之遂見困竟不屈節見害帝甚嘉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子仁宗爲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張須陀弘農閩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西虜以功授儀同後從楊素擊平漢王諒加開府大業中爲齊郡贊務會興遼東之役歲饑須陀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敕須陀曰

須陀忠義有戰略
隋書甚詳其史當
志本不當有所前
四揚善會亦然宜
又隋補

如待報至當委溝壑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狀帝嘉而不責天下旣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陀獨勇決善戰又長撫馭得士卒心號爲名將時賊帥王薄北連豆子毓賊孫宣雅石祗闍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陀大破之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奏之其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奄至城下須陀與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圍北海須陀倍道而進大敗之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屯蹲嶺山須陀列八營以逼之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皖等衆各萬計須陀悉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陀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泰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陀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

隋作齊郡

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遂逼滎陽須臾拒之讓懼而退須臾乘之密先伏數千人邀擊之須臾敗被圍潰輒出左右不能盡出復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敗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帝令其子元儁總父兵元儁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其父位毗陵太守善會大業中爲郇令以清正聞俄而百姓聚起爲盜善會討之往皆尅捷後賊帥張金稱屯於縣界善會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後進止一以謀之乃大尅金稱復引勃海賊孫宣雅高士雅等破黎陽而還善會邀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於時山東郡縣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自敗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見敗取善會定策與金稱戰賊乃退走善會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稍弓劍進拜清河通守復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之後爲竇建德所陷建德釋而禮之用爲貝州刺史善會肆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乃害之清河庶士莫不傷痛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椽楚少有才學性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爲尚書左司郎當朝正色甚爲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僚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無所迴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爲內史令左衛身將軍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輔侗及王世克作亂兵犯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世克入楚匿太官署執之世克奮

袂令斬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遍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解屬

文性剛嘗有吏幹開皇中為秦州司法參軍因入考楊素素為侍

御史時永寧縣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

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為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

傳云繼母同母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

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暮服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

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為人後者其

父母竝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

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

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

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

者為其父母暮未有變隔以親繼親既等故心喪不得有殊服問

云母出則為繼母之當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

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為伋也妻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是不為

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以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

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母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

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

所後者初亡後之者至此後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

沙人王慈漢末為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慈在內國更娶生

子昌慈死後為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於

時議者不以為非然則繼之與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

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為子祜

薨伊不服重祜妻妻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

當作繼母如母與
母同也此史誤

史脫報者
服字誤

繼親下
更有繼字

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杖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論彼之情稱情者如母之情杖義者爲子之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各崇禮篤敬苟以姆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待父令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墓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籍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因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卽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卽同真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卽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

杖隨作仗

例隨作列

德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論云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也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後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強媒孽於禮經雖欲揚已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歷新豐令大理正竝有能名擢授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爲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

從幸江東屬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爲丹楊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爲賊吳基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降復遣首領賊渡江遇煬帝被殺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請以爲主不從因執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崩子翊乃易其言於是見害

首領賊請

君素與屈突通語
宜全載不宜刪其後
言君素善於統領
下不能取皆不可去
又君素拒唐而唐初
更有優禮傳木亦
不補之隋書不及其亦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爲晉王時君素爲左右帝嗣位累遷鷹揚郎將大業末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師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署君素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雷襟因說君素早降以取富貴君素以名義責之曰公縱不能遠慙王上公所乘馬卽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繼絕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公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乃承制拜君素爲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之監門直閤麗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爲陳利害朝廷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亡何苦取禍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絃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每言及隋國未嘗不歔歔常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足知天下之事必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後頗得江都傾覆消息又糧盡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陳孝意張季珣杜松贊竝以誠節顯孝意河東人大業初爲魯郡

司法書佐郡內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不許
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
爲納言奏孝意爲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
其廬時人以其爲孝感尋起授雁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
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時長吏多賊汚孝意
清節彌厲發姦摘伏動若有神吏人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
周殺太守王仁恭作亂前郡丞楊長仁雁門令王確等謀應賊孝
意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俄而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尅捷
但孤城無援而孝意誓以必死亦知帝必不反每旦夕向詔敕庫
俯伏涕流悲動左右糧盡爲校尉張世倫所殺以歸武周

張季珣京兆人父祥少爲臨文帝所知引爲丞相參軍累遷并州
司馬及漢王諒反遣其將劉建攻之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

駭其城西有王母廟登城望之再拜號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
神其有靈可呼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雨降而火遂滅士卒感其
至誠莫不用呼援軍至賊退以功授開府後卒於都水監季珣少
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爲鷹揚郎將所居據箕山爲固與洛口接及
李密陷倉城遣兵呼之季珣大罵密怒攻之連年不能尅經三年
資用盡無薪徹居而饑人皆穴處季珣撫之一無離叛後士卒饑
羸爲密所陷季珣坐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羣賊曳令拜
密季珣曰吾雖敗軍將猶是天子爪牙臣何容拜賊密壯而釋之
翟讓從求金不得殺之其弟仲瑛爲上洛令及義兵起城守部下
殺之以歸義仲瑛弟幼璋爲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亂遇害季珣世
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

杜松贊北海人也性剛烈重名義爲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楊厚來

攻北海縣松贊覬賊被執使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松贊
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邂逅被執非力屈也官軍大來賊旦暮
禽剪賊以刀築其口引之去松贊罵厚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
卒賊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優贈
朝請大夫本郡通守

郭世儁字弘又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
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隋文帝遣平昌公宇文
弼詣其家勞問尚書侍御史柳或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爲
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其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隋開皇中方貴
常於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之搥方貴臂折至家雙貴問知之恚
恨遂向津毆殺船人津者執送之縣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
當流兄弟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死州不能定
二人爭欲赴水死州以狀聞上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
百段後爲州主簿

論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唯義有所在
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茲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
流峻節所標共竹柏而俱茂竝蹈履之所致身沒名立豈徒然也

北史卷八十六

列傳第七十四

循吏

張膺

路邕

閻慶胤

明亮

杜纂

竇瑗

蘇淑

張華原

孟業

東山書局藏

蘇瓊

路去病

梁彥光

樊叔略

公孫景茂

辛公義

柳儉

劉曠

王伽

魏德深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欲雖爲政以德理寔殊塗百慮一致在斯而已書云知人則哲又云無曠庶官言非其人爲空官也獻哲之后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嗜欲所招影響從之故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蓋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御之人焉自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爲用庇人調俗但廉平常迹聲有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爲侯起不旋踵懦弱貽咎錄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爲吏與世沈浮叔季澆漓姦巧多緒居官莅職道各不同故往籍述其賢能以彰懲勸之道案魏立良吏傳有張恂鹿生張膺宋世景路邕閻慶胤明亮杜纂裴他竇瑗羊敦蘇淑齊立循吏傳有張華原宋世良郎基孟業崔伯謙蘇瓊房豹路去病周書不立此篇隋循吏傳有梁彥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儉劉曠王伽魏德深其張恂鹿生宋世景裴他羊敦宋世良郎基崔伯謙房豹趙軌房恭懿各

附其家傳其餘皆依時代編緝以備循吏篇云

張鷹不知何許人也延興中爲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女樵採以自供孝文深嘉之遷京兆太守清白著稱得吏人之忻心焉

唐魏作

路邕陽平人也宣武時除東魏郡太守莅政清勤經年儉日出家粟賑賜貧窘靈太后下詔褒美賜龍厩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稍遷南青州刺史卒

閻慶胤不知何許人也爲東秦州敷城太守頻年饑儉慶胤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人賴以濟部人陽寶龍一千餘人申頌美政有司以聞靈太后卒無褒賞

明亮字文德平原高昌人也有職幹歷員外常侍延昌中宣武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帝曰九流之內人咸

公魏改

君子卿獨欲乖衆妄想清濁所請未可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爲陛下投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情所輕因請改授平遠將軍帝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乎亮乃陳謝而退除陽平太守清白愛人甚有惠政轉汲郡太守爲政如前舉宣遠近卒二郡人吏迄今追思之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羅喪亡無親屬收殮纂以私財殯葬由是郡縣標其門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稍除積弩將軍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并陘男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之知友時人稱之歷武都漢陽二郡太守竝以清白爲名明帝初拜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問人疾苦至有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

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威略羣氏反叛以失人和徵還遷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爲葛榮圍逼以郡降榮以爲常山太守榮滅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弊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已終無受納爲百姓所思號爲良守天平中贈定州刺史

竇瑗字世珍遼西陽洛人也自言本出扶風平陵漢大將軍武曾孫崇爲遼西太守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馮弘成周太守入魏父罔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啟以身階級爲父請贈詔贈平州刺史瑗年十七便荷帙從師遊學十載始爲御史後兼太常博士拜太原王介朱榮官榮留爲北道太行臺左丞以拜榮官賞新昌男從榮東平葛榮封容城縣伯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介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爲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願行堯舜事曄遂禪廣陵由是除給事黃門侍郎孝武帝時爲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溫子昇魏季景李業興竝爲擿句天平中除廣宗太守政有清白之稱廣宗人情凶戾累政咸見告訟唯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聲譽甚美爲吏人所懷及齊神武班書州郡稱瑗政績以爲勸勵後授平州刺史在州政如臨郡又爲神武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才不甚稱職又行晉州事及還鄴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豈^鬼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于不言也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

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卽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預制斯條用爲訓誡恐千載之下談者誼譁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司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局判云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同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事雖停寢除大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正甚見讎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爲時所重領本州

大中正兼廷尉卿卒官贈太僕卿濟州刺史謚曰明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兄壽興坐事爲閹官後拜河間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爲子淑熙平中襲其爵後除樂陵內史在郡綏撫甚有人譽後謝病乞解有詔聽之入吏老幼訴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中山二郡太守卒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爲吏人所思當時稱爲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謚曰懿齊神武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初爲齊神武驃騎府法曹參軍賜爵新城伯累遷大丞相府屬深被親待每號令三軍恒令宣諭意旨尋除散騎常侍周文帝據雍州神武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謂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殞首而已不敢聞命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尋悔遣追不及

神武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後除相府右長史遷驃騎大將軍特進進爵爲公仍徙封新安後爲兗州刺史華原有幹略達政體至州乃廣布耳目以威禁境內大賊及隣州亡命三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款咸撫以恩信放歸田里於是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科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日期盡速還也囚等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甌山中忽有六駿食猛獸咸以爲化感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爲樹碑立祠四時祭焉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子宰均嗣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也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四匹與業拒而不受行臺郎中廓秀相禮接方欲薦之會秀卒魏彭城王韶齊神武之壻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爲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爲中書令臨路啟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令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瘦死韶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爲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贍止患無方便耳令喚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並以馬死託肉爲長史裴英密啟神武有書與韶大致請讓業尋被譖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乃令出外也及韶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仁之後爲西兗州臨別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

士唯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使劉西克如此欽歎業答曰唯知自修也詔爲并州刺史業復爲典籤仍兼長史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召爲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處謂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曾有失文宣謂侍中裴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不一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詔其人清忠正直世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除中書舍人文宣初唯得姓名及因奏事見其羸老又質性敦朴無升降之容加之平緩寡於方便有一道士由吾道榮以術藝被迎將入內業爲通名忽於衆中抗聲奏云由吾道士不食五穀帝命推而下之又令點檢百官數奏失所帝遣人以馬鞭擊業頭至於流血然亦體其衰老非力所堪皇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所感因卽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九穗河清三年敕人間養驢催買甚切業曰吾旣爲人父母豈可坐看此急令宜權出庫錢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後爲憲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迭相弔慰送業度關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辭決攀援號哭悲動行路詣闕訴寃者非一人敕乃放還郡中父老扣河迎接武成親戎自洛還鄴道由東郡業具牛酒率人吏拜謁路旁自稱糞土臣孟業伏惟聖駕親行有征無戰謹上微禮便與人吏俱唱萬歲導引前入帝大嘉之後除廣平太守年旣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武平九年爲太中大夫加衛將軍尋卒業志守質素不尚浮華爲子結婚爲朝肺腑吒

羅氏其子以蔭得爲平原王段孝先相府行參軍乃令作今世服飾綺襦紈褲吒羅家又恃姻婭炫曜矜誇業知而不禁素望頗貶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府長流參軍齊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爲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強盜長流參軍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竝已拷伏失物家竝識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贓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人魏雙成任處與畿內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實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云但存府君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太富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祆賊劉黑苟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於此伏其德績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克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卽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啟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郡人趙頴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頴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頴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頴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

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
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何如
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
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覬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
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
教令儉而衷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竝立
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恒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
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
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
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
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
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入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
爲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爲司直廷尉正朝士
嗟其屈尚書辛術曰旣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
太守裴獻伯爲濟州刺史獻伯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爲
樂陵郡過濟州裴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得
人譽者非至公答云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敕州各舉
清能裴以前言恐爲瓊陷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爲御
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得情雪者
甚衆寺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頻
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
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不
放反逆昂大慙京師爲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皇建中賜爵安
定縣男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

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隣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為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賊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款引道俗歎伏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淮南歲儉啟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饑復請通糴淮南遂得商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為大理卿而齊亡仕周為博陵太守隋開皇初卒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疎朗儀表瓌異齊河清初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以正直知名敕用士人為縣宰以去病為定州饒陽縣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為吏人歎伏武平四年為成安縣令都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為重以政亂時艱綱紀不立近臣內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所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政術去病獨為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官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揚去病後以尉遲迥事隳大業初卒於冀氏縣令

梁彥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與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為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學略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解褐祕書郎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瘠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歎久之後為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宣帝即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後拜柱國青

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隋文帝受禪以爲岐州刺史兼領宮監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上嘉其能下詔褒美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以厲清正後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安奏課連最爲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餽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擿姦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賈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訐訟官人萬端干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聽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竝坐廊下有好諍訟脩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尅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喻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卒官贈冀定瀛青四州刺史謚曰襄子文謙嗣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世子例授儀同歷上饒二州刺史遷鄱陽太守稱爲天下之最徵拜戶部侍郎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爲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其弟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少子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爲鷹揚郎將從衛

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觀仕魏爲南兗州刺史河陽侯爲高氏所誅叔略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有志氣頗見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文器之引置左右授都督襲爵爲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爲中尉漸被委信兼督內外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齊王憲引爲園苑監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從武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封清鄉縣公拜汴州刺史號爲明決宣帝營建東都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尉遲迥之亂鎮大梁以軍功拜大將軍復爲汴州刺史隋文帝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稱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以粟帛班示天下百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自爲司農凡所

種植叔略別有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叔略輒爲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開與理合甚爲上所親委高頴楊素禮遇之叔略雖爲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至洛陽上令錄囚徒將奏晨至獄門於馬上暴卒上嗟悼久之贈亳州刺史謚曰襄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爲書庫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召拜汝南太守郡廢爲曹州司馬遷息州司馬法令清靜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俸祿爲餽粥湯藥多方振濟之賴全活者千數上聞嘉之詔宣示天下十五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

年哀其老嗟歎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下詔褒美之加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闕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卽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仕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輿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史公義

早孤爲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授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上數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隋文帝作相授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舍人賜爵安陽縣男轉駕部侍郎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上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罄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卽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舉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聽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瘥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

染那得不死病兒復瘥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
人有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
合境之內呼爲慈母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
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聽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
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卽宿聽事終
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
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
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諍訟者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
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海皆苦
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勣就
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追克揚州道黜
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入州境豫令使屬之公

義答曰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卽位揚
州長史王弘入爲黃門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冤
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隸大夫
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子融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
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
狎侮仕周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隋文帝受禪擢拜水部侍郎
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帝勵精
思政妙簡良能出爲牧宰儉以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
庭決遣之佐吏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
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人夷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坐與交
通免職及還鄉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歎伏焉煬帝嗣位徵之於

時多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竝帶戎資唯儉起自良吏帝嘉其績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儉清節愈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贊務郭絢潁川贊務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縞素於州南向慟哭旣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於家時年八十九郭絢河東安邑人家世寒微初爲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以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弼巡省河北引絢爲副煬帝將有事遼東以涿郡爲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贊務吏人悅服數載遷爲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起絢逐捕之多所克獲時諸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敬肅字敬儉河東蒲坂人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爲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爲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贊務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爲天下郡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州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能名將擢爲太守者數矣輒爲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於家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單

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諍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泃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爲臨潁令清明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潁言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勸人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竝枷鎖傳送次滎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旣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苦辛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竝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賊必從化人皆遷善徃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導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冲仕周爲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家弘農

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爲隋文帝挽郎後歷馮翊郡書佐武陽郡司
戶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爲政清靜不嚴而肅會興遼東之役徵稅
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於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人
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
於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
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
如此者數矣其隣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
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
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
爲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歔歔
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旣至館
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
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
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
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爲
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
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泣因從而
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
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
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
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爲
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以道路
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
之

論曰為政之道寬猛相濟猶寒暑迭代俱成歲功者也然存夫簡
久必藉寬平大則致鼓腹之歡小則有息肩之惠故詩曰雖無德
與汝式歌且舞張膺等皆有寬仁之心至誠待物化行所屬愛結
人心故得所去見思所居而化詩所謂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
然哉

北史卷八十六

列傳第七十四 終

魏州屯國節
氏國節

北史卷八十七

列傳第七十五

魏州屯國節
氏國節

酷吏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

子神

張赦提

趙郡

崔暹

邱珍

田式

燕榮

元弘嗣

夫爲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教之本也法令刑罰教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可致化百世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疎濶遂漏吞舟故大姦巨猾犯義悖禮郅都甯成之淪猛氣奮發摧拉凶邪一切以救時弊雖乖教義或有所取焉于洛侯之徒前書編之酷吏或因餘緒或以微功遭遇時來忝竊高位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所莅職莫不慄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惡事非疾惡其所

管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爲豺狼之不若也其禁姦除猾殆與鄧甯之倫異乎君子賤之故編於酷吏魏有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張赦提羊祉崔暹鄴道元谷楷齊有邱珍宋游道盧斐畢義雲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庫狄士文田式燕榮趙仲卿崔弘度元弘嗣王文同今檢高遵羊祉鄴道元谷楷宋游道盧斐畢義雲庫狄士文趙仲卿崔弘度各從其家傳其餘並列於此云

于洛侯代人也爲秦州刺史貪酷安忍部人富熾奪人呂勝脛纏一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人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胸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者無不傷楚歎愕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孝文詔使者於州嘗刑人處宣告兵人然後斬

洛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成侯泥率勒禁中不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內直而闕於一時泥以法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諍孝文聞而嘉焉賜泥衣服一襲出爲幽州刺史假范陽以北平陽尼碩學遂表薦之轉爲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之將就法孝文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宣詔責之遂就家賜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也少爲沙門晚乃還俗真君中爲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太武南征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潛相餉遺結爲兄弟遂便如親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宮得幸於文成生獻文元后臨崩太后問其親因言洪之爲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之等

陽下有
縣字

手以付洪之遂號爲獻文親舅大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叙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爲昆季以外戚爲河內太守進爵任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內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數爲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勤勸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姦黨過爲酷虐後爲懷州刺史封汲郡公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輿駕至并州詔洪之爲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距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雞原以對之時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之遷拜尚書外都大官後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禁暴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

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至有百數亦葩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
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爲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興軍
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間撫其妻子問所疾苦
因資遺之衆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
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微時妻張氏亦聰強婦人
自貧賤至富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芳從姊重
之疎張氏亦多所產育爲兩宅別居偏厚劉室由是二妻妬競兩
宅母子往來如讎及莅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有受納
時孝文始建祿制法禁嚴峻遂鎖洪之赴京親臨太華庭集群臣
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疥病灸療
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
盡沐浴衣帽防卒扶持出入遍巡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臥
而引藥始洪之託爲元后兄公私自同外戚至此罪後孝文乃矜
對百官辯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
年爲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長幼其呼拜坐皆如家人
暮年數延携之宴飲醉酣之後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
笑語自若富貴赫奕舅戚之家遂棄宗專附珍之等後頗存振本
屬而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神少有膽畧以氣尚爲名以軍功
封長樂縣男累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
撫軍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剋會葛榮見禽以功進爵爲公元顥
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爲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車駕還
宮改封安康郡公普泰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
正薨贈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士勣齊受禪例降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爲武賁中郎時京畿盜

魁首稱豹子彪子並善弓馬於靈丘應門間聚爲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爲戲笑其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赦提爲逐賊軍將未幾而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爲劫獻文怒之孥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赦提募求捕逐以赦提爲遊徼軍將前後擒獲殺之畧盡因此濫有屠害尤爲忍酷旣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幽州刺史假安喜侯赦提克已厲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命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真香驗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爲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爲訴理幸得申雪願寬憂不爲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昔當因假而過

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令臺使止挾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過極橫以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孝文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命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下當爲仇讐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於滎陽潁川之間性猛酷少仁恕姦猾好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遷南兖州刺史盜用官瓦贓污狼籍爲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卽真遣子析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愆陂葦侵盜公私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後累遷瀛州刺史貪暴安忍人庶患之

嘗出獵州北單騎至人村有汲水婦人遲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遲荅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遲默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遲爲都督李崇討之違崇節度爲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元义獲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津縣公子瓚字結珍位兼尚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姊也後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瓚冀州刺史子茂字祖昂襲祖爵

邸珍字安寶本中山上曲陽人也魏太和中徙居武州鎮孝昌中六鎮兵起珍遂從杜洛周賊洛周爲葛榮所吞珍入榮軍榮爲尒朱榮所破珍與其餘黨俱徙并州從齊神武出山東神武起義信都拜珍長史封上曲縣侯除殷州刺史珍求取無厭大爲州人所疾苦後兼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擊梁州將成景樞等

解東行圍回軍彭城珍御下殘酷士衆離心王於士人豪族遇之無禮遂爲州人所害後贈定州刺史司空公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邳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爲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絕人仕周位涇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法遷本郡太守親故屏跡請託不行周武帝聞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平齊以功授上開府徙爲建州刺史改封梁泉縣公後從韋孝寬討尉遲迥以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及隋文帝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於外必盛氣以待之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壻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誠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杖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請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爲慢

已立棒殺之或察吏姦賊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笄中寢處糞穢令受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爲上所譴除名式慙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自殺家人不與陰遣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棄之式恚臥其子信時爲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廷重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升用大人何能久乎乃至於此式歎起抽刀斫信信避之刃中於門上知之以式爲罪已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官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侃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武藝仕周爲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隋文帝受禪進位大將軍進封落叢郡公拜晉州刺史尋從河間

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州總管在州選絕有力者爲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跡境內肅然他州縣人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後因入朝覲特加恩遇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伐陳之役以爲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太湖取吳郡旣破丹陽吳人共立蕭巖爲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甲躡之巖敗走爲榮所執事平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爲武侯將軍後除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世爲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爲筓箠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撻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余况有過邪榜捶如舊榮每巡省管內聞人吏妻有美色輒舍其室而

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時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敕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及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糧弘嗣饑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寃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奏榮毒虐又賊穢狼籍遂徵還京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弘嗣少襲爵十八爲左親衛開皇元年從晉王平陳以功授上儀同後除觀州長史以嚴峻任事州人多怨之轉幽州時總管燕榮肆虐於弘嗣每笞辱弘嗣心不伏遂被禁及榮誅弘嗣爲政酷又甚之每鞫囚多以酢灌鼻或椽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僞屏息仁壽末授

木工監修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遼東意遣弘嗣於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下苦其捶楚官人當作晝夜立水中畧不敢息自腰已下無不蛆生死者十三四尋遷黃門侍郎轉殿中少監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奴賊寇隴西詔弘嗣擊之及玄感反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代王侑遣執送行在所以無反釋帝疑之除名徙日南道死有子仁觀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爲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爲恒山郡贊務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而數之因令刻木爲大椹埋之於庭出尺餘四面各埋小椹令其人踏心於木椹上縛四肢於小椹以棒打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

食者以爲妖妄皆收繫之北至河間召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覆面於地而捶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爲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爲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鬻其肉噉之斯須咸盡

論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并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爲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賤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患俱殞異術皆斃多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矣

北史卷八十七

列傳第七十五 終

魏書卷八十七

北史卷八十八

列傳第七十六

心逸

賈逵

馮亮

鄭脩

崔廓

子贖

徐則

張文詡

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華喬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矯以教義之風而肥遯不歸代有其人矣故易稱遯世無悶不事王侯

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貧賤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庇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抱懷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俗疵人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也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群而能真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爲超遠哉案魏書列眭夸馮亮李謐鄭脩爲逸士傳隋書列李士謙崔廓廓子贖徐則張文詡爲隱逸傳今以李謐士謙附其家傳其餘並編附篇以備逸傳云

眭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軍謀掾後沒石勒爲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爲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唯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

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
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桃簡浩小名浩
慮夸卽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乃以夸騾內之廐中冀相維繫夸
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哇夸獨行士
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
法甚峻夸旣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
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
浩沒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旣死誰能更
容哇夸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壻之禮情同朋好
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住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
命論以釋之及卒葬日赴會者如市無子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覽諸書又

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獲焉英素聞其名
以禮待接亮性清靜後隱居嵩山感英之德以時展覲英亡亮奔
赴盡其哀慟宣武嘗召以爲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
諸經固辭不許又欲使衣幘入見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強逼還
山數年與僧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逆人王敞事發
連山中沙門法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
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還山
室亮旣雅愛山水又兼玉思結架巖林甚得栖遊之適頗以此聞
宣武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同視嵩山形勝
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旣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
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宣武敕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嵩高道
場寺數日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誠兄子綜殮以衣幘左

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饑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有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唯風帽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爲蟲鳥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翳鬱回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鄭脩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凡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俗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脩明帝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寅訪實以聞會寶寅作逆事不行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母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初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旣還鄉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言友時稱崔李士謙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翰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隋大業中終於家子贖字祖濬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辯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樂授校書郎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後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爲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贖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栖遲

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
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
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
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年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啟南陽
方開東閭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
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
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贖
荅曰一昨伏奉教書榮貺非恒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
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宜八音繁會鳳鳴
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
能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邁於東平文藝
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雞樹騰聲鵷池播美望
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濬燕南贅客河朔情游本無意於希顏豈有
心於慕蘭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
尺况復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
薛養雞鳴謬齒鴻儀虛班驥阜挾太山而超海比報德而非難堙
崑崙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
樹宜桃李真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
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玉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儻豫聞高論則不
殞令名揚脩若竊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啟以
聞豫章得書賚米五十石并衣服錢帛時晉邸文翰多成其手王
入東宮除太子齋帥俄兼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歸於家後徵
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
山得一玉人長三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群臣莫有識者

贖荅曰謹案漢文帝已前未有冠幘卽是文帝以來所製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人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匹從駕往太山詔問贖曰何處有羊腸坂贖荅曰臣案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荅曰臣案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演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贖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於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弑帝也引爲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年六十九贖與河南元善河東柳詵太原王邵吳興姚察琅琊諸葛穎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所著詞賦碑志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爲煨燼

徐則東海郟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者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中應召來憇於至真觀暮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

養空宗玄齊物深曉義理頗味法門悅性冲玄恬神虛白餐松餌
朮栖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游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嶽
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
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念昔商山四
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
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徃彼延請想無勞束
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佇望披雲則謂門人
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
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
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不
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冲玄成德齊物
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餌朮栖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

才飄然騰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
使乎遠此延屈與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
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
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恒化猶愴於懷喪事所資隨須
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柳餘衣詎藉墳壘但杖舄在爾可同
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天台在道多見則
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遣弟子仍令淨掃一房
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
至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賜物千段遣畫工圖
其狀令柳詵爲之讚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
等亦行辟穀道以松水自給皆爲煬帝所重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琚開皇中爲涇水令以清正聞文詡博覽群

書特精三禮隋文帝方引天下名儒碩學之士文詡時游太學博士房暉遠等莫不推伏之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子之禮以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遂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固辭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爲遠近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常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刀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爲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恤輒辭不受嘗閑居無事從容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自樂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鄉人爲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論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睦夸忘懷纓冕畢志丘園或隱不違親真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此然文詡見傷無愠徐則志在沈冥不可親踈莫能貴賤皆可謂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遁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堂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虛字以也作乎耶用

黎景熙字季明不云以字行而傳中稱季明不稱景熙樊遜字孝謙傳中忽稱遜忽稱孝謙在曠字祖濬

和云以字行而傳中曠自稱祖濬

豫作念 字見尚書釋文

樊遜稱其字為孝謙

癸巳四月二十七日校畢

國



